

股弈

财神的红袍◎著



解读全流通时代的
财富**投资模式**和人生**处世哲学**

揭秘股市投资陷阱/戏说藏市捡漏游戏/剖析人性善恶黑白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股弈

财神的红袍◎著



解读全流通时代的
财富**投资模式**和人生**处世哲学**

揭秘股市投资陷阱/戏说藏市捡漏游戏/剖析人性善恶黑白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弈/财神的红袍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5017 - 7934 - 5

I. 股… II. 财… III. 股票—证券交易—基本知识 IV. F830. 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295 号

责任编辑 黄 静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任燕飞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1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7934 - 5/F · 6936

定 价 36.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引子

毁灭

酒精的作用使仲善文头痛欲裂，天空开始从细雨濛濛转为瓢泼大雨，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漫无目的地走在行人稀少的大街上，心中也和这老天一样，在流着泪淌着血。

他手中还紧握着那瓶从已经不是自己家的家中带出来的酒。酒快要喝尽了。

前面是个桥洞，他在桥洞中坐了下来。一辆辆各式各样的车亮着车灯，像一只只怪兽从身边驶过。雨太大，城市排水系统的负荷超过了极限，桥洞中积水已经很深，来往的车辆车速都很快，溅起的水花感觉就像在冲浪一般。

他浑身早已湿透，却任凭那些脏水不断溅在身上，他心里空荡荡的，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以前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迷惘和痛苦的他，现在终于体会到了这种切肤之痛。

雨仍然下得很大。他已经几顿没吃，饥饿和寒冷开始席卷整个身体。他开始想到是否要结束生命。绝望的心情，使他对继续活下去失去了信心。从家里跑出来后，虽然酒精的作用，使他的头脑有些浑浑噩噩，但是各种自杀的方法，却已经在他脑海中想过了很多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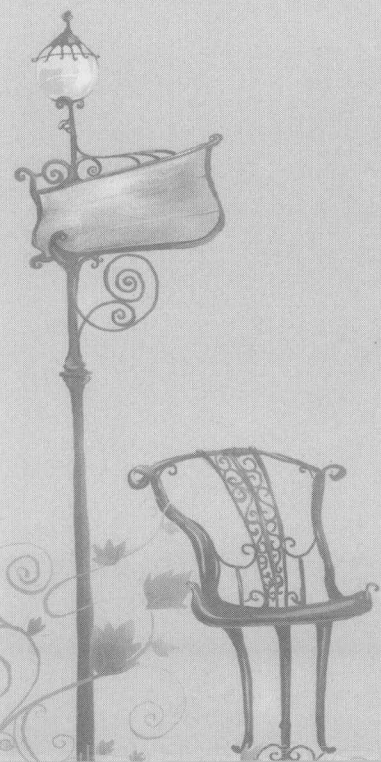
上吊？可能很痛；跳河？浮肿的样子会很难看；买安眠药吃？虽然不痛苦，但现在连买药的钱都没有，这种结束生命的办法，对于现在的仲善文而言，比较奢侈，可望而不可即；撞车？自己是完成任务了，可那又要去损害别人的利益，也不妥当……思前想后的，想得脑袋发涨，他仍然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死法。

仲善文开始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废物，连死都没有勇气，活在世上，除了浪费粮食，倒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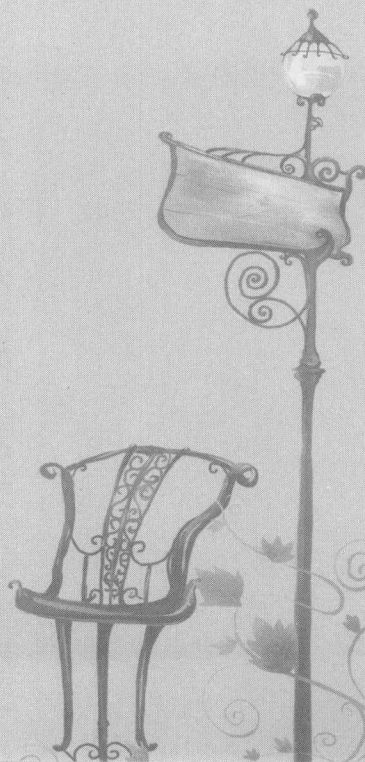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引 子 毁灭	/ 1
第一章 连续跌停	/ 1
第二章 跌落尘埃	/ 5
第三章 出轨	/ 8
第四章 初次相遇	/ 11
第五章 逃跑	/ 14
第六章 见义勇为	/ 18
第七章 出卖	/ 22
第八章 从头再来	/ 26
第九章 重新入市	/ 32
第十章 看电影	/ 38
第十一章 雍正粉彩罐	/ 43
第十二章 千万身价	/ 48
第十三章 又见小馨	/ 54
第十四章 苏璟的新房客	/ 59
第十五章 大醉而归	/ 65
第十六章 酝酿捐助	/ 70
第十七章 初次登门	/ 75
第十八章 大红袍	/ 80
第十九章 首次捐助	/ 87
第二十章 准女婿上门	/ 93
第二十一章 火车上的偶遇	/ 98
第二十二章 购买新居	/ 103
第二十三章 初战告捷	/ 109
第二十四章 准备开店	/ 114
第二十五章 坦白	/ 119
第二十六章 惊现暴跌	/ 124
第二十七章 又见苏璟	/ 130
第二十八章 私募管理人	/ 135
第二十九章 转手	/ 141
第三十章 带学徒	/ 146



第三十一章	见识“敢死队”	/ 152	第五十四章	淘宝	/ 274
第三十二章	尤物女客户	/ 157	第五十五章	卧底	/ 279
第三十三章	谜一样的女人	/ 162	第五十六章	伺伏等待	/ 284
第三十四章	永失我爱	/ 167	第五十七章	开仓买入	/ 288
第三十五章	解解闷	/ 174	第五十八章	正面交锋	/ 293
第三十六章	雕花座屏	/ 180	第五十九章	大获全胜	/ 298
第三十七章	仇人见面	/ 186	第六十章	宴席	/ 303
第三十八章	精心伺候	/ 192	第六十一章	真爱	/ 307
第三十九章	状元帖	/ 198			
第四十章	寻找漏洞	/ 204	尾声		/ 313
第四十一章	准备外出转转	/ 209			
第四十二章	竹帽筒	/ 213			
第四十三章	成了“副总”	/ 217			
第四十四章	进展	/ 222			
第四十五章	突然降临的机会	/ 228			
第四十六章	获利	/ 234			
第四十七章	接近计划落空	/ 238			
第四十八章	玩了几把权证	/ 245			
第四十九章	庄股跳水了	/ 249			
第五十章	带发修行	/ 255			
第五十一章	恋人	/ 260			
第五十二章	参观	/ 265			
第五十三章	虐待狂	/ 270			



第一章

连续跌停

一个月前,仲善文正像往常一样坐在证券公司的包间里看盘。这间操作室是专为他配备的,有四台电脑,一溜排列着。

仲善文通常把四台电脑进行固定的分工,左首一台是专门看大盘指数的,另一台则通常用来看5分钟分时K线图,靠右首的一台用来上网,了解当天的财经信息,也关注一下当天发生的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另外一台电脑则用来委托交易。大部分时间,自助交易系统都是开着的,这样便于快速进行委托交易。

仲善文没有在很多家证券公司开立账户,只在这家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下挂数百个股票子账户,都是证券公司提供给他的。同时,证券公司还提供给仲善文一种交易软件,下一次单,会向若干个子账户同时下单,也就是一笔大单会从大化小地隐蔽起来,这样买进卖出分散到大量的子账户中,就容易逃避监管,同时也不会出现在上市公司的十大股东名单中。

仲善文账面资金最多时曾达到5000余万,这是真实的能够迅速通过银证转账立即划入银行从而取现的财富,而不是那些变现麻烦的固定资产或者说实物资产。

他最近介入的这只股票,是家业绩差强人意的公司。这家基本面不怎么样的企业,由于总股本及流通股本都不大,仲善文以自有资金,再通过一定的杠杆融资,对其进行短期的控盘后,已足以使其股性活跃起来。

仲善文并不想作长远打算,只是想过把短庄的瘾,以前一直是跟庄或分散出击,但做得越来越顺后,就开始有些忘乎所以起来。为了使自己运作的实力得以提升,他又向所在券商短期融了巨资,这种融资由于受到法规限

制,只能在私底下进行,可以说他玩了把大的。

上午 10 点半左右,仲善文作了几笔对倒交易,把股价拖动了近 3 个百分点后,看看有没有短线资金进场跟风,从而来决定是否把股价做得更高。融来的钱,利息高得吓人,等待是有限度的,这几个星期内,必须把股价推高 50%,才有出货的空间。

当仲善文去拿了厚厚一叠交割凭据回来后,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全部资金扑进去的这只股票,一改以往被他做出来的完美上升通道,有笔接近 5000 手的抛单,竟然把股价打到了接近跌停。仲善文被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得目瞪口呆。

进入这只股票已经几个月了,仲善文还没发现有规模资金在里面,他还以为是哪个倒霉蛋乌龙指给害得,把买入输错成卖出了。不像啊,5000 手可是 50 万股,几百万的资金。

股价在被这笔大抛单砸下去 9% 过后,有些小资金进场抢便宜货,股价回升了些上来,但还是下跌了 5% 左右,仲善文在这个位置挂出了 1000 手买单,一则是护护盘,二则是看看有没有抛单把这笔不大不小的买单砸掉。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在股价回升至只下跌 3% 左右时,突然又有连续的整千手的抛单连续压出,不到 5 分钟,他挂出的那 1000 手买单连同其他小散户的买单,就悉数被消灭了,股价直奔跌停而去。

这只股票被几万手抛单压在跌停上,跌停板上的封盘数量,已经超过了仲善文手中持有的现金头寸,即便他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打进去,也扫不光对他来说已经是属于巨大的抛盘。

仲善文给这家公司拨了很多次电话,还好,这家公司还有专人接投资人电话,有的公司,电话打过去根本没人接听。打了很多次才有人接,话筒那头是个声音还有点稚嫩的男声,仲善文向他咨询了一下,问公司是否有什么重大的不利信息。那头的小年轻,说话虽然是那种礼节式的客套,但却是一问三不知,问了等于没问,年纪虽不大,一手的“太极神拳”却已入炉火纯青的化境。

其实,仲善文也知道,就算有什么重大事项,信息披露制度也有规定,要在媒体公开披露,公司管理人员不能自作主张随便在电话中提前透露重要信息。

仲善文打电话的目的,其实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已。就好像不会游泳

的人失足落水后，能抓住什么东西就死命拽住不放一样。

在介入这只股票前，他并没特别关注公司的基本面状况，只从股东变化中觉得这家公司长期没有机构资金关注，类似公募、保险或者社保这样的机构，对这样的股票是不会持有的。

也是觉得没有实力雄厚的资金在里面，才合了仲善文的口味，并最终决定在它上面赌一把。没有实力雄厚的资金在里面的好处就是，规模不大的资金也能呼风唤雨一阵子。坏处就是一旦股价暴跌，就没有其他规模资金在盘中进行护盘了，死起来相当的难看。只要有点规模资金在内，至少也能够延缓一下跌势，抵抗一阵，留一点撤退的时间出来。

这天夜里，仲善文失眠了。

连续的抽烟，仲善文感觉喉咙毛毛的，烟草没能使他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又不敢以酒浇愁，怕醉趴下了明日不能早起。因为，明天还有个更大的未知在等着他。

第二天一早，仲善文匆匆来到证券公司。

在没看盘前，仲善文查询了当天出版的报纸，这只股票由于昨天位于跌幅榜首位，所以有卖出最多前五位的交易席位的公告信息。他看了看，除了一家本地的营业部以外，其他几家交易席位都是外地的营业部。

奇怪的是，这家卖出占比第一的席位，竟然是本地的营业部，这家营业部离仲善文所在的营业部并不远，只相隔了几条街。

以前那家营业部主管客户服务的经理，也来找过仲善文，由于交易量的问题，他们用了很多方法想把仲善文撬过去。那家营业部曾派了一个实习的员工对仲善文进行转户攻势。那个小姑娘，挺招人喜爱，最终仲善文没被她撬过去，两个人却有了段小插曲。

集合竞价后，仲善文重仓的宝贝货，直接就低开了7%以上，等正式交易时，又直接往跌停上一趴完事。

随着交易时间的推移，这只股票在跌停板上的封盘越来越大，还不到一小时，跌停板上堆积的卖单已经超过了昨天。

墙倒众人推，破“股”万人捶。昨天没反应过来的散户也加入了抛售的行列。

这一闷棍打得仲善文彻底丧失了良好的自我感觉。营业部的老总今天已经来看过他很多次，逼着仲善文减仓，仲善文只得对着他苦笑：“排队也抛

不掉啊!”

油光满面、挺着个啤酒肚又有点谢顶的总经理，始终满脸堆笑，可是这虚假的笑脸背后，却是有种接近残酷的坚定。

他“傻笑”着道：“小仲，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一旦达到平仓线，就得及时止损，我们也是混饭吃。你现在不平掉仓位，等会儿我们也要强行平掉的，这是内部制度，否则我们吃不了兜着走，进局子也是有可能的。”

看那经理可怜兮兮的模样，仲善文的心也软了下来，只得在跌停位置挂出了近一半的仓位，这个价位走，还有点微利。刚挂出去，盘面上的封单立即大了一倍有余。

仲善文回头对谢顶经理无奈道：“这样平仓，更加重了那些还在观望者的恐惧，不但没有人来接盘，抛单还要不断多出来！”那经理点头哈腰地去了。仲善文一瞥中，发现那经理的大脑瓜上，其实早已是汗水淋漓！

第二章

跌落尘埃

今天这第二个跌停是不可能被打开了，仲善文那笔巨大卖单自然没有成交。

在跌停板上，历来是时间优先，而不是数量优先。谁卖得早，谁就能先成交。同样，在涨停板上，也是时间优先，谁买得早，谁就可能按“排队秩序”先成交。在涨跌停板上无论是买与卖，并不是资金大或者股票多就能优先成交的。

这只股票连续跌停了五天，等第五天打开跌停时，证券公司开始强制给仲善文平仓了。等全部平仓一股不剩后，仲善文不但损失了所有的本金，还倒欠证券公司几百万。这个结果使他腿脚发软，瘫在椅上彻底傻了。

这时候股票的融资融券还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尽管仲善文连本带息欠着证券公司几百万，他们也不敢去诉诸法院。这种非法融资如果暴露出来，那么当初给仲善文融资的具体经办人，也要吃不了兜着走。由于没有法律的保障，即便是诉诸法院，也未必能打赢官司，还有可能使他们承担全部或部分的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

虽然他们不敢诉诸法院，却能把仲善文严密监视起来，怕他欠了几百万而人间蒸发。仲善文觉得，这家公司实力不行，如果换了以前那些善于在资本市场运作的公司，面对如此小规模市值的股票，只要再拿点资金出来托盘，就肯定能帮自己或者说帮他们自己渡过这暂时的危机。

仲善文这几天的心情始终像被人掏空了一样。自责、懊悔、愤怒种种心情交叉折磨着他……仲善文打小有个习惯，那就是从不欠别人一分钱，也从不会欠债不还。

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决定把房子、车以及其他东西全部尽快变现,能换多少现金,先还多少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仲善文把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变现的钱还给证券公司后,还欠着几十万。这时的他,已经身无分文。

他这时的感觉就是要么死了算了,要么去做一个无拘无束、不会破产的乞丐!他不断在大脑中重复的就是,自己大概是家里世代最不成器的后辈子孙了。

仲善文家是个书香门第,到了曾祖那辈,也是喜欢字画的文人,且还补过一个从六品的小官职,沿袭了世代喜爱收藏的传统。曾祖那代起,家里的收藏就日渐丰盈,其中法书及善本类收藏尤甚。

文革那时候,仲善文家里的祖屋被抄被收。后来落实政策,祖屋又回到手里,藏在夹壁中的藏品都幸免于难。父母由于在国外定居,留下的不少收藏都被仲善文通过多次的拍卖而兑换成现金。这是他不靠自己努力而获取的“第一桶金”。

仲善文学的是金融专业,在学校里就喜欢上了股票和期货,每天都拿着个本子作模拟盘的交易,还如饥似渴地看各种投资大师的传记。毕业后也去过几次招聘会,可能是由于天生的桀骜性格,无法端正起努力谦逊的态度,一直没找到理想的工作,时间一久,索性打消了做一个正常上班族的念头。

仲善文拿着他的“第一桶金”尝试着进入了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一个人孤军作战。拿着真金白银在充满变数的市场中实战操作,仲善文才发现学校里已经做得很熟练的模拟盘和学习到的金融知识帮助不大。自此,他才真正相信,为什么世界上不少经济学家在学术上是伟人,在投资上却是侏儒了。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磨砺后,仲善文慢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操作方式,并开始走向赢利。也是他命中该有那么点成就,入市的时间不算长,便碰上了以325点为起点的大循环牛市,他的财富在短短的时间内因多次分享到市场主流炒作热点而获得了惊人的增长。初始资金不是靠勤奋努力赚来的,以后的积累更是从股市上用极快的速度增长,他开始骄奢地生活,目空一切的自大狂妄根性被逐步强化。

他开始挥霍钱财,身边开始美女如云。虽然他很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是是个一文不名的穷秀才,是没有那么多人围在身边转的。

但是极度膨胀的自大心理,早已把一个本来很纯真很健康的读书人,变

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充满铜臭味的庸人，感情生活一度混乱糟糕。

一个人在春风得意之时，对自己的行为通常很宽容。直到有一次在证券公司举办的聚会上，见到了当时的女友，仲善文才从那种浪子的生活方式上渐渐改变过来。

那次聚会是大客户联谊会。仲善文这类高端客户，自然是被巴结讨好的对象。

那次聚会，是仲善文人生的一次转折。仲善文认识了跟随同学来玩的方敏儿，被她的惊艳容貌以及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冰冷气质所震撼，一时有惊为天人的感觉。见到她第一眼时，仲善文就下了非她莫娶的决心。

接下来的追求，基本上算是没有多大的坎坷。因为在追求她的众多铁杆“粉丝”之中，仲善文的综合战斗力先排了第一。

他们的爱情不能以轰轰烈烈来形容，但也没什么摩擦出现。

方敏儿是个生性冷漠之人，有时更可以用冷血来形容。没同情心，见到血也不会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感到恐惧。她虽然气质非凡，但为人工于心计，一直以来，仲善文都感觉不能触摸到她的内心。她那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貌下，有着更多令人无从判断的城府。

方敏儿的同学，就是带她参加那次聚会的朋友，是仲善文开户券商处的一名员工。以前曾有一些女的经常去仲善文的操作室，所以，方敏儿对仲善文以前像走马灯似的换女友知道得很清楚。

方敏儿曾经警告过仲善文，必须和那些女的从此断绝往来。仲善文对方敏儿的爱倒是真心的，所以很决绝地发过誓，一定会痛改前非。

但是，有时人生并不会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轨迹进行下去，很多事，会在一个人放松警惕之时，突然降临到身边。

第三章

出轨

仲善文以前交往过的几个女孩中,有个女孩并不看重黄白之物,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停留在情爱层面的。这种关系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虽然仲善文现在迷恋着方敏儿,但心中却一直怀念与那个美丽空乘在一起的日子。

仲善文和她相识,是在一次去北方城市的国内航线上。那次他有点晕机,还没来得及拿上清洁袋,便毫无道德地吐了座位前一地。身边那位胖乎乎、搽了一身令人欲呕香水的肥嫂,咕咕唧唧的大声牢骚引来了她。

她长了副娃娃脸,两个大酒窝,笑起来很甜,使人感觉如沐春风。身材也非常好,是那种略带丰腴的体型。她耐心地替仲善文收拾脏物,并在以后数次前来嘘寒问暖,短短时间仲善文就对她印象深刻。仲善文给了她一个电话号,先排队放了个“篮子”,目的当然是希望她以后如有机会在自己的城市停留,能联系上。

过了大概几个月,仲善文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是那娃娃脸空乘打来的。由于大雾原因,航班被迫延迟。她在这个城市没有认识的朋友,觉得无聊,所以就试着打了仲善文的电话。

从相识到相知,他们只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彼此都有相识恨晚的感觉。一段时间,仲善文被她诱人的身材所折服,也为其温柔而心醉。但是由于各自所居的城市相隔甚远,他们的思念和留恋,只有在每次难得的见面之时,才能充分地释放出来。

一个多月前,仲善文和方敏儿正在一家酒楼用餐,仲善文去洗手间时,手机留在了餐桌上。回来的时候,见方敏儿的神色有些不对。她板着脸说:“刚才你有个电话,我没替你接,响了几次了。”

仲善文看了下未接来电。方敏儿瞪着眼睛观察着仲善文的面部表情,他只得故作平淡地道:“是我的老同学打来的,我们前几天说好了有个同学聚会。”

饭后,仲善文把方敏儿送回单位后,马上在车上拨了个电话:“小馨,我刚吃饭呢,手机没带身上。你在哪呢?”电话那头的小馨有点生气地道:“今天时间有限,还是上次的宾馆,等会见吧。”

仲善文接完电话后有点热血沸腾,以令人咂舌的速度赶到了宾馆客房。门虚掩着,他进房后,见房间里除了几件散乱的外套和小皮包外,并没有小馨的身影。洗手间里有哗哗的水声,仲善文扭开锁推门进去道:“真够大胆的,也不怕别人进来劫色又劫财。”朦胧的水汽中,小馨略带丰腴的白皙身材若隐若现。

仲善文不知为什么自己每次看到小馨,都会很疯狂,会有点丧失理智。

小馨不能逗留过长时间。仲善文殷勤开车把她送到了机场,途中和小馨有说有笑,精神一不集中,还差点和迎面开来的一辆装满大白猪、臭味熏天的卡车相撞。

一股又脏又冷的臭水迎面扑打过来,顿时把仲善文从回忆中惊醒过来。

雨淅淅沥沥小了下来,仲善文走出了桥洞,仍然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世界之大,好像已无他容身之处。

仲善文离开家时,打了很多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母亲的,他扯了个谎,说外地有个同学生意做得很大,让他过去帮忙,所以要在外地很长一段时间,让她不要打家里电话了,有时间自己会打的。仲母说了些让他自己小心的话,没多说什么就挂了。仲善文从小自立惯了,和父母的关系有点淡。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方敏儿的,但是她的手机号竟然注销了。仲善文当时想大概是因为自己身无分文了,所以她有意销号来躲避自己。第三个电话,仲善文打给了那家跌停板卖出席位上排首位的证券公司客户服务部的小严,约她到家来趟,说有东西要送她。仲善文是想向她打听一下,他们营业部到底是谁在做空令自己毁灭的那只股票。

再次见到小严,已经和刚出学校时判若两人了。职业套装穿在身上,散发出来的是职业女性的魅力。发型也变了,不是那乌黑的长发了,而是弄了个带色的短发,看上去显得精明干练了不少。

仲善文没有对小严说自己已经被彻底“打穿”的事,怕她知道情况后,就不再答理自己。仲善文托她查查在他们营业部里持有这只股票的账户资

料。这并不是什么难题,证券公司客户部的电脑都可以随时调阅开户者的账户变动情况。

小严很爽快地答应了仲善文。仲善文把家里祖传的一只玉扳指拿出来送给了小严,对她道:“认识时间也不算久了,也没什么好的礼物送给你,这只玉扳指送给你,还是有点价值的,也算是我们相识一场的纪念吧。”

小严用手摸了摸仲善文的额头,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瞪着眼道:“你今天没事吧,怎么怪怪的,人也变老实了,学好了啊你?”仲善文轻轻拍了下她的肩,脑中却在想:以后咱也就是一“丐帮无袋弟子”咯。

隔天下午,小严就把持有这只股票的账户资料拷在了盘里送了过来。她跟仲善文说:“超过10万股的有几十个账户,而且,这些账户是有联系的,那就是有账户卖出,也有账户买入,每笔大单只是在各账户间进出,看来这些账户的实际拥有人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队。”

仲善文感激地看了小严一眼,骗她道:“这两天有些很重要的事办,过几天我们一起去吃吃饭、叙叙旧吧。”小严说:“那你去办事吧,反正我平时也不忙,晚上都有空的。”

小严走后,仲善文就开始不断让拍卖行、中介公司甚至是旧货市场的人来家里看房看物。只把身份证明之类必不可少的一些证件、手机卡和那个记录着绝对秘密的磁盘封在一个塑料袋内,存在了银行的出租保险箱里。保险箱钥匙仲善文放在了鞋子里。

经过不长时间的二手货交易,房子里就逐渐被搬空了。有些东西刚买来的时候,价格那个贵,现在卖出去时,好像都是垃圾一样。

仲善文的小别墅和汽车等陆续转让出去后,全部东西都易了主人,他甚至把手机拿掉卡后也卖了空机换了钱,他想要人间蒸发,不想被认识的人找到。他身上没带一分钱,钱都给了那家催债的证券公司,他想试试,一分钱没有了,自己能活上几天。

现在的仲善文,心已经不怎么痛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和饿。长这么大,他第一次知道饥饿的滋味不好受,头晕眼花腿发软,以前只不过把饭吃得晚点而已,现在是连着四顿饭没吃了。

他已经没勇气去银行等这样的体面地方喝免费的纯净水了,还好能去公用洗手间喝点自来水不至于脱水。他估摸着,有水的话,还能维持几天生命。

第四章

初次相遇

仲善文现在的样子，地道的一副乞丐相。蓬头垢面，精神萎靡不振。身上的衣服裤子被污水都弄得失去了原有的颜色，衬衣本是个好牌子，但现在看上去就像刚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他在路上东瞄瞄西瞅瞅，也没觉得哪个人肯施舍给自己一块钱，去买个白面馒头啃啃，实在饿得两眼冒金星了。他愣是开不了口问人讨个钢镚儿，心想这第一次向人讨钱，和那第一次卖春的、抢劫的、贪污受贿的，大概都一个样吧？心里这个紧张，那是没感受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迎面走来几个谈笑风生的女学生，仲善文觉得可能有戏，女学生大都心肠软，心一软说不定甩张百元大钞出来。但走过去后，手还没伸出去，他就往上做了个摸头状，还是开不了口。

仲善文突然看到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正在路边用个长长的铁夹子，往垃圾桶里熟练地捣鼓翻拣着，不时夹出个可乐罐、矿泉水瓶什么的，踏扁后往她随身带的超大号麻袋里放。“这么大年纪了，唉！家里没小辈吗？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啊，真还不如养条狗来得忠心耿耿呢。”仲善文心道。

望着老人熟练的动作，仲善文若有所悟，好歹自己也年轻力壮，为什么要做小叫花呢？捡垃圾啊！想到就干吧，他避开老人的“领地”，往东面那条大道上走去，从此，城市拾荒的队伍中又多了个年富力强的分食者。

在遇到第一个垃圾桶时，仲善文开始先寻找体积较大一点的袋子，用来盛放可回收的垃圾，没那种特大号的麻袋，只能先凑合一下。

他一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地拣过去，成绩很不理想。此时的他哪还顾得上行人好奇或者鄙夷的目光。有几个浑身香气扑鼻的女人，走过仲善文